



11月6日晚,由文化部组织复排的新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举行全国巡演的第一场演出,此后还将赴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上海、杭州、济南、长春巡演,12月15日回到北京中国剧院连演3场,总演出场次19场。《白毛女》是延安鲁艺在新秧歌运动中创作出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也是民族歌剧的里程碑,2015年是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70周年。

图为扮演喜儿的雷佳(左)表演新版歌剧《白毛女》。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 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举行

### 刘云山会见获奖代表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在第十六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第二十五届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8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见获奖代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工作的成绩给予肯定,向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新闻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聚焦“十三五”,深化“走转改”,激发正能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舆论支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刘云山说,“十三五”时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福祉。新闻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要聚焦“十三五”,围绕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促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弘扬新的发展理念,展示新的奋斗实践,讲好新的中国故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刘云山指出,“十三五”发展最生动的场景在基层,好新闻的富矿也在基层。要继续深化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深入基层报道中央部署的落实情况,深入群众感受奔小康的生动景象,使“走转改”真正走进老百姓心里,转出对群众的真感情,改出新闻队伍的好形象,使我们的新闻报道接地气、有朝气。希望新闻工作者树立正确的新闻理想,保持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恪守职业道德,坚守社会责任,多做凝聚共识、提振士气的工作,推出更多激发正能量的好新闻,更好凝聚广大干部群众奋发进取、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参加会见,出席报告会并讲话,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同大家进行交流。他强调,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是党和人

民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要在服务改革发展中彰显社会责任,做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参与者、建设者,积极投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壮阔征程。要在积极引导舆论中彰显社会责任,增强引导意识,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水平,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要在引领先进文化中彰显社会责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文化精髓,推崇高尚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在全社会激发和凝聚正能量。要带头遵守公序良俗、保持高尚情操,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实现新闻工作者的价值。

中国记协主席田聪明在会上致辞。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吉林日报、北京电视台获奖代表先后发言。中央有关部门、中央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和新闻工作者代表约400人参加会议。

## “点燃我的是生活的细节”

### 铁扬散文集《母亲的大碗》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有位画家曾经说过,艺术家就像一根蜡烛,点燃他的只能是生活。生活非常广泛,点燃你的应该是那些细节。”11月5日,画家、作家铁扬在《母亲的大碗》研讨会上这样说道。几个月前,他再次前往《通往水库的路》里写到的村子,“姑娘”西芹已老态龙钟,一点都不记得当年的往事。铁扬一次次提醒,最后问,“还记得你鼓起腮帮,帮我吹炕洞里的火吗?”西芹停了停,记起了当年来写生的那个画家。“她过得很辛苦,重病的父亲拖累她离了几次婚,贫穷,苍老。”铁扬说着,再也说不下去了,想想,又问:“如果这样的细节都不能打动你,点燃你,我们是不是也太迟了?”

在《母亲的大碗》里,这样的细节很多:微妙的婆媳关系,一只大碗道尽了中国家庭复杂的情感;铁匠山下,二丫头耿耿于怀“我”到最后都没有画她;那些在河滩上,玉米地里戏水、打闹的姑娘们,她们如庄稼一般生长、旺盛着……铁扬的散文写出了冀中平原农村文明的变迁。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使他下笔不俗,而其作品大都具有现代感和人文意识。《美术》主编尚辉认为,铁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意蕴,人物具有复杂的人性和性格。他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新的诗情画意,着眼于悲怆情感和哲思性表达,具有强烈的表现性,艺术家通过乡村女性揭示的是人性,是对人的本能的描述。

画家李明久与铁扬相交多年,他觉得,铁扬用画家的笔触写散文,写的是陈年旧事,打着岁月留痕,这些素材粘附在他的调色板上,散文就具有了绘画性和画面感。这与他画家的身份有关系,生活的底子构成了他的人生底色,赋予了他纯净的心灵。

在这些散文中,博杂的知识趣味建构起一

个属于铁扬自己的艺术世界。汪惠仁觉得,铁扬追忆过往的散文最值得重视,对本土生活的细致描摹、对风物人情的刻画出人意料,在记叙中插入的戏剧式对话给作品平添了新的意蕴。人遭遇时代的大变革时,铁扬关注的还是人本身,时代隐退为一种情境。

“散文是老人的艺术吧,有过那么多经历,看了那么多,才能写出这种节制、结实、文字。”谢有顺谈到,铁扬的散文信手拈来,不受限制。那些写于70岁之后的作品,是没有火气的沉潜。东西方文化的相遇激发了艺术家生命中的另一部分潜能,这些散文情感非常节制,作家对时代的观察、对人物命运的认知体现出了一种特殊的散文品格;没有失去生活和土地的底色,又以宽大的内心超越过往。

温暖和美好,是很多人读完这本集子的感受。关仁山说,这是因为铁扬回到了真善美的艺术本质,小处着笔,充满大美和真实。他的很多作品超越了时空和地域,是在人性层面上的考量。农业文明逐渐远去,未来变得模糊,笨花村、铁匠山却绽放着生命的尊严,作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面对艺术,完成了创造性的表达。

铁扬认同“散文艺术是老年人的艺术”,他在研讨会的最后表示,感谢年龄给予的积淀,但自己常常苦恼怎样梳理积攒的那些故事。后来觉得,还是要写出中国人的美德、幽默、狡黠,反映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给这个时代和社会增添点新的意思。他说,“如果说描写大时代的大作品就像一架架大飞机,那么,我的乐趣就在于隔三差五地糊个风筝罢了。”

本次研讨会由《美术》杂志社、《长城》杂志社、《燕赵都市报》社共同主办。魏平、王力平、李延青、郁葱、刘小放、陈坚、方李莉、赵贵德、徐福厚、葛一敏等与会。



袁运甫是我国当代画家、美术教育家,也是公共艺术的推动者和践行者。11月3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和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袁运甫画展”在国博开幕。展览为期一个月,展出袁运甫不同时期创作的水粉画、水彩画、油画、彩墨画、水墨画和以壁画为主的公共艺术作品共计180余件。展览开幕式上,袁运甫将自己的一批重要作品捐赠给国博。图为袁运甫1977年创作的画作《胶东落凤渔村》。(王 宽)

### 沈洋长篇小说《万物生》:

## 绘制农村建设的新图景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长期以来,中国作协不断探索帮助作家深入现实生活的方式,鼓励作家以定点深入生活、挂职锻炼、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等方式下基层,以积累创作的素材。广大作家积极响应,扎扎实实地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写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云南“70后”作家沈洋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从2009年开始深入昭通市永丰镇三甲村体验生活,2012年被任命为永丰镇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一直持续到2014年初。在这5年里,他走村串户,遍访农家,成了村民们的朋友。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创作了反映新农村建设情况的长篇小说《万物生》,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它被列入2012年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创作扶持选题和2013年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扶持项目。

11月5日,由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办公室、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沈洋长篇小说《万物生》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说,沈洋通过长期深入生活,获得了对农村发展的深刻认识。他的作品写出了一个个村庄在挣扎中蜕变的轨迹,张扬了中国农民百折不挠、敢于创造的拼搏精神。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朋友深入基层生活,从广大群众的生活汲取营养,以优秀作品回报时代、奉献人民。与会专家谈到,这部作品全景式地展现了年轻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共建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作者把工作队队长文雅琪的形象塑造得尤为生动、可信,她既理想又务实、既有原则又不死板,勇敢而智慧地与村民们一同面对村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这样接地气的作品必须有作家的深切体会作为基础。但是,小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部分的叙事节奏过于平稳、语言不够节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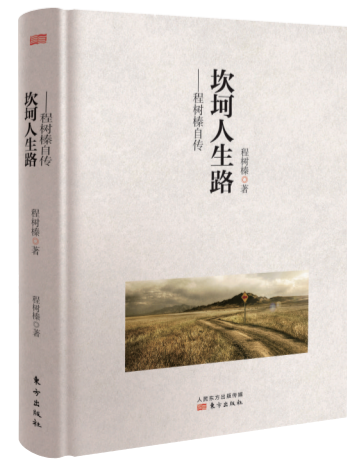
### 新书贴

## 《坎坷人生路》

程树榛 著

东方出版社

2015年7月出版



《坎坷人生路》为作家程树榛的自传。全书以时间为序,从童年起叙,直到当下,以平和心态叙述数十年复杂、丰富的人生经历。作者在后记中说:“我这一生坎坷多难,每每在绝望中,总有好心的领导和师友帮助化险为夷,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我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如昨。只要一息尚存,我仍会笔耕不辍。”



解读文学中国  
博览艺术新知  
演绎理论争鸣  
传承华夏文脉  
欢迎关注“文艺报”  
微信服务号、订阅号

## 生动的故事和丰富的感情从何而来

邵 丽

2005年至2007年我在驻马店汝南县挂职期间及以后,连续发表了十几篇与挂职相关的小说。一个作家只有贴近人民、贴近生活,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当你真正地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你才会挖掘到他们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和丰富的思想情感。

一定要学会掌握从俯视到仰视的观察视角。刚开始下基层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上面下来的,掌握的信息资源比下面丰富,对政策吃得比较透,文化素养比下面的人高。综合来看,这些都还不错,可能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比下面更规范、更科学、更有推广价值。但是,毕竟我们不接地气,真正处理基层的问题,或者相对复杂的问题,我们的能力赶不上基层的同志。比如处理群体性事件,面对缺乏组织的人群,我们往往无从下手,因为大道理没用。而基层的同志,一个眼神、一句笑话就能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深入基层,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心态问题,先当学生再当先生,不然后的话深入基层、扎根群众就是一句空话。

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以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从上面下去的同志,生活水准相对都比较高。但是,基层却不是这样,虽然大部分基层群众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仍有部分群众,因为孩子上学、大病返贫等特殊问题,还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所以,我们思考问题,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一定要从这些有特殊需要的群众出发,以免闹出“何不食肉糜”之类的笑话来。再一个,基层的群众受教育程度、见识水平、卫生意识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限制,看问题、办事情、说话可能有很多可笑之处,我们一定要用同情之心、关爱之情妥善处理好。我以一个小事例,我们下去的时候跟基层老百姓握手,人家会迟疑半天,害怕自己的手脏,伸不出来;如果是这些老百姓先伸出手来,我们迟疑一下,他还会走近你吗?我觉得很难,甚至不可能。

一定要升华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活动。不能庸俗化,也不能照搬过去老作家下基层的方法。光靠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行,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跟过去大不一样。过去偏重眼前实际需求,很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问题;现在偏重的是长远的精神需求,是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认为只有自己懂的东西,其实人家已经从电视、电脑、手机上了解了,我们再闭门造车,根本行不通,人家也看不起你。怎么把老百姓的长远精神需求反映在我们作品里,是个问题。其实,我的《明慧的圣诞》《马兰花的等待》《木兰的城》以及《城外的小秋》等作品触及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城市化不仅仅是人进城了,而是思想怎么进城,观念怎么进城。如果人进去了,思想没进去,他最终还是一个住在城市里的农民,那么,我们的城市化就不能说完全成功了。

